

散文精选

洪湖的芦苇

□ 张昆仑



洪湖的芦苇,与别处不同。
《诗经》里的芦苇,是“蒹葭苍苍”的婉约;沙家浜的芦苇,是“千军万马”的磅礴;而洪湖的芦苇,却另有一番气象——它们生于泥淖,长于波涛,看似柔弱,实则坚韧,恰似这片水域上生生不息的百姓。
洪湖人说:“芦根生得贱。”这话不假。无论多么贫瘠的土地,多么恶劣的水域,只要一怀泥土,几滴湖水,芦苇便能扎根生长。我曾见过在洪湖金湾花海旁一处被渔民废弃的塘堰,淤泥堆积,死水微澜,本以为是不毛之地,谁知次年春天,竟有零星的芦芽从水里窜出来。不过两三年光景,那里已成了一片茂密的芦苇荡。这种不择地而生的倔强,与洪湖百姓何其相似!
芦苇的根系最为奇妙。单看水面上的茎秆,似乎各自独立,互不相干;实则水下根系早已牵缠环绕盘根错节,织成了一张看不见的大网。狂风来袭时,单株芦苇或许会弯腰低头,但整片芦苇荡却稳如泰山。多少次洪湖地区遭受特大洪水,许多房屋被冲垮,庄稼被淹没,唯独芦苇荡安然无恙——它们的根系紧紧相扣,任你风急浪高,我自岿然不动。这不禁让人想起贺龙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,他们化整为零时似寻常渔民,聚拢起来便成铁壁铜墙。白军来“清剿”,往往扑空;刚撤走,红军又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。洪湖的老人们至今还会说:“那时候的红军,就像湖里的芦苇,砍不完,烧不尽。”
芦苇以柔克刚的本事堪称一绝。看似纤细的苇秆,实则韧性十足。狂风暴雨时,一些参天大树往往会被飓风折断,而芦苇只是随风俯仰,风过之后又挺直腰杆。这种生存智慧,在洪湖赤卫队的战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他们不与装备精良的白军正面硬拼,而是借助芦苇荡的掩护,神出鬼没,打得赢就打,打不赢就走。白军的钢枪大炮在茫茫芦苇面前,竟显得笨拙无比。“百里芦苇是屏障,萬排渔船是营房,

不怕敌人封锁紧,我有菱藕作军粮。你要进攻我就飞,你要撤退我就追,你要睡觉我就打,你要设防我就摧。”我曾接触过一些革命文物,其中有一件为红军缴获的国民党军官的日记本,这位军官在日记中写道:“追剿共匪于洪湖,如入迷魂阵,芦苇丛中处处充满杀机,却又不见人影。”这恰是假芦苇掩护开展水上游击战的最好注解。
最令人叹服的是芦苇的生命力。冬日里,农民割苇编席,一把火烧过苇荡,看似满目疮痍,谁知来年春风一吹,新芦便从焦黑的泥土中钻出,不出两月,又是一片葱茏。1930年,洪湖苏区遭受重创,红军主力转移,白军实行“三光”政策,革命似乎陷入绝境。然而不过三年时间,洪湖地区的革命火种重新燃起,就像那被火烧过的芦苇,生生不息。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:“砍了芦苇根还在,烧了芦芽又重生;红军走了还会来,洪湖儿女心连心。”
在洪湖革命历史纪念馆里,陈列着一面特殊的红旗——它是由苇篾编织而成。当年赤卫队人员物资匮乏,就用苇篾染色,编成红旗插在船头。这面红旗虽不如布质红旗鲜艳,却在洪湖的水天之间飘扬了整整三年。如今它已经褪色,但那种由芦苇赋予的坚韧气质,却历久弥新。看着它,仿佛能听见当年芦苇荡中的呐喊,能看见那些以芦苇为掩护,与敌人周旋的身影。
洪湖的芦苇还会“唱歌”。这不是诗人的夸张,而是实实在在的自然现象。当风吹过成片的芦苇时,苇叶相互摩擦,便会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夜深人静时,这声音能传得很远,时而如泣如诉,时而如战鼓雷鸣。我在读初中时,曾听过一位叫蔡必武的老红军的报告,他回忆说,当年贺龙当警卫员时,在芦苇荡中宿营,他就靠听这“芦歌”判断是否有敌人靠近——若“歌声”突然变化,便是有人闯入。这天然的警报系统,不知挽救了多少革命者的生命。
芦苇的用途极广。洪湖人家,几乎家家都会编

芦苇:织成席子可睡,编成筐筐可装,扎成把子可烧,就连芦根也能入药。在革命最艰难的岁月里,芦苇成了红军的多面帮手:芦席当床铺,芦叶包干粮,芦根做食量,芦花絮冬衣。一支芦苇微不足道,但千万支芦苇就能撑起一片天地。这种将平凡化为神奇的本事,不正是洪湖军民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真实写照?
站在洪湖岸边,望着无边的芦苇荡,我突然明白:这里的芦苇之所以与众不同,是因为它们承载了太多生命的记忆。每一株芦苇的根系里,都可能缠绕着一段往事;每一片芦叶的摇曳中,或许都回荡着一个故事。它们不仅是植物,更是一部生长在水中的历史。
我有一次下湖时,顺手在湖畔扯了一根芦苇。它很普通,约莫三尺高,茎秆纤细却坚韧。我将它插在办公室的花瓶里,不加水土,不料它竟活了三个月之久。这让我想起洪湖地区流传甚广的一句话:“我们这些人,就像湖里的芦苇,给点阳光就能活,有点雨水就能长。”
是啊,洪湖的芦苇,洪湖的人,都是这般模样——生于贫瘠而不屈,长于风雨而不折。他们的生命,就像那芦根一样,看似卑微,实则蕴含着惊人的力量;他们的精神,如同芦花一般,看似轻盈,却能飞越千山万水,代代相传。
洪湖的芦苇,终究与别处不同。

季候物语

城里的夏天

□ 胡维

已许久未曾这般深切地体悟城中的夏了。
重返都市,心神重归久违的城邑。于是,城中的夏注定化作生命中的另一烙印与传奇。城中的夏翩然而至时,是落落大方、热情洋溢的,让人察觉不到分毫的拘谨与突兀。
似一盏冰镇的柠檬水,不经意间已然置于案头,带着清新诱惑,飘散凉爽微香。
浅尝一口,于是每个人的心间便都盈满了惬意与欢畅,白领,孩童,老人,游客,乐呵呵、美滋滋的。
城中的夏,朝霞初现时,思绪便早已被牵引着四处遨游……此刻,远离唐湾村,城市间正洋溢着满满的清新与畅快。心灵沉浸在这清新与畅快之中,紧紧相依,肆意而忘情地向四周蔓延……
街道上弥漫着淡淡的晨雾,缥缈朦胧;空气中饱含着夏日都市花草与泥土的芬芳,清新宜人。
街角花坛里的花,簇簇拥拥开得正盛,透着娇艳与活力。人未至其芳,芬芳已阵阵袭来,醉人心扉。浮躁心灵瞬间仿佛被宁静洗涤,感觉无比安宁与舒畅。远处的树木,郁郁葱葱,绿意盎然,将生命力的旺盛直接而自信地展现在每个行人的眼中。
微风拂拂,轻摇而层次分明,不带半点的萎靡与懈怠。城中的夏,日头愈发炎烈时,每个行人都是步履匆匆却面带笑意的。
五月的阳光,灿烂耀眼,依旧炽热。汽车满载着乘客,从身旁呼啸而过,扬起一阵热浪。记忆尤为深刻的,是行人一张张晒红却依旧欢畅的脸庞。
“今日又是活力满满的一天!”他们在心底一定如此默念。
城中的夏,繁星点点,人声鼎沸时,是最易引人遐想的……虽未曾相约,却始终相伴。
人们聚在街头或是广场,不遗余力地尽情欢歌,欢声笑语,此起彼伏,将城中的夏演绎得极富活力与热情。
璀璨灯光下,心情却早已融入夜色,自由飞翔,回味多彩生活散落在城中的丝丝缕缕。
繁华都市里,唯我身影孤单,悠然自得……“一雨而城中知夏”,在都市是感触最深的。
在傍晚或夜晚,一阵阵,一滴滴,在洗净尘埃与闷热之后,结伴或独游,急促而热烈地自高空倾泻,街道、巷尾、楼顶、脚边……雨珠晶莹,灵动活泼;没有忧郁惆怅,只有欢歌笑语。
清凉,既然已被城市拥抱,便心满意足,淋漓尽致。
城中的夏,热烈奔放,外显而真挚。不加掩饰,依旧迷人;无需渲染,依旧动人。
让心灵摆脱束缚,归于自在;让生活远离单调,充实精彩。身心在长久的压抑与忙碌中,拨云见日,找回真我;抛却烦恼,轻松前行。

夏至,太阳火辣辣的,那些还坚持绽放的花花草草,在阳光的照射下,开始没了精神。
麦子已经归仓,田野里的麦茬等待着耕耘。苗床上的秧苗绿油油的,田埂上、沟渠边的蚕豆已挂满豆荚。绿色并非只有春天才有,它是夏、秋甚至冬共有的底色。春天的绿,就像刚出门闯荡的毛头小子,带着点愣头愣脑和好奇;秋天的绿,已经掺和着枯黄,是等待收获的残色;冬天的绿,藏在霜雪下面,是想让人看不见的绿。只有夏天的绿,在大大阳底下,火辣辣的,长得热热闹闹的。
我始终认为,夏至的绿,是从秧苗发芽冒尖开始的。父亲一有空就往地里跑,苗床上的秧苗和棉花苗是他的心头宝贝。父亲端着他那从不离身的铜烟锅,看着绿油油的秧苗,父亲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,在田埂上走着。走到苗床的中间,他抬起左脚,右手上的烟锅在鞋底上轻轻磕掉烟灰,把烟锅插到腰带上,蹲下来,伸出手拔拉着秧苗叶子。
看了一会秧苗,父亲来到不远处的棉花苗床。棉花苗下种比秧苗要晚好多天,棉花钵子上叶片已长出不少,嫩嫩的、绿绿的。苗床的土垄间还盖着地膜保暖,阳光折射在地膜上,闪着细碎的光点,与翠绿的棉苗相映,有点像新房里缀满翡翠的喜被。
门口的菜园子里,黄瓜已经开出鲜艳的黄花,中间夹杂着一两朵清新的白花,蜜蜂嗡嗡地忙着在花朵间打转。番茄已经开花坐果,奶奶蹲在垄间,把侧枝掰下来,身边的蛇皮袋子里是肥料。茄子和辣椒也已开花,茄子是紫色的喇叭花,辣椒则是星星点点的小白花,藏在墨绿的叶子底下。绿色的菜园子里,黄的、白的、紫的花儿就像是小孩子画画的颜料盒。
小时候,我最爱吃母亲煮的夏至蛋。母亲把攒了大半年的鸡蛋煮熟,染上各种好看的颜色,用五彩网袋给我们兄弟几个挂在脖子上。大哥和二哥喜欢玩斗蛋,谁的蛋壳硬,不碎,谁就赢。我呢,就爱拉着弟弟站在田埂上,一边吃夏至蛋,一边看绿绿的秧苗和棉花苗。站在田埂上,鼻子嗅嗅,闻到的是泥土味和新绿的味儿。闭上眼睛想想,要不了多久,这些绿色的秧苗就会移栽到大田里,慢慢变成金黄的稻穗,沉甸甸的稻穗把腰都压弯了,父亲脸上肯定满是丰收的高兴劲儿。
夏至绿深深,虽然离开老家好多年了,可夏至秧苗和棉花苗的那片夏绿,一直印刻在我的心里。每次想起来,就能看到小时候的自己,站在田埂上,旁边是好奇张望的弟弟,手里的鸡蛋还带着的热乎气。眼前的嫩苗绿得醉人,这片绿,不光是大自然给予的礼物,更是我心里怎么也忘不掉的乡愁。

风吹麦浪起,蝉鸣夏始忙。一望无际的麦田里,天地间一片金黄。微风轻拂,一波波的麦浪和着泥土的气息,散发出沁人的馨香,金灿灿的麦子就着风的意向,吟唱着一首丰盈的歌,荡气回肠。沉甸甸的麦穗,在骄阳下谦卑而羞涩地低垂着,像怀胎十月的少妇等待着分娩的喜悦。
五黄六月,正是麦收的季节。在金色的麦田里,数台小麦联合收割机、运粮车驰骋往复,在寥廓高远的天幕下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,收割机如钢铁巨兽狂猛地吞吐着麦秆,扬起漫天的尘屑,犹如海上鲸鱼游动时掀起的浪花,又似彗星坠落时划破天际的刹那。
望麦凝思,思绪翻飞,瞬间穿越历史的时空,让我打开古诗词的浩瀚篇章,找寻和体验那个年代传统的麦收生活,感受延续千年的原始农耕文明。
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“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,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,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。”通过具体的一户人家,不帶任何夸张和修饰,详细而又实地描写现实麦收的生活场景。戴荆在《刈麦行自灵岩归示赵丞》中写道:“陌翁语妇切莫迟,梅风温云晴不久。两手便熟镰无声,黄云卷地苍坡平。”形象生动地描绘了麦收时节的繁忙景象和农夫抢收麦子的辛劳,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。范成大的《刈麦行》“腰镰刈熟趁晴归,明朝雨来麦沾泥。犁田待雨插晚稻,朝出移秧夜食炊。”反映民生疾苦表达稼穡之艰,深深的爱农悯农情结十分感人……
机械的轰鸣打断了我的思绪,看着一粒粒饱满的麦子像顽皮的孩童,争先恐后地从收割机的仓门跃出,欢快地翻滚着、打闹着、推搡着,挤进运粮的车厢。田间地头,那一张张黝黑的脸上写满了喜悦,深深的皱纹都被这情景感动得舒展开来,他们用自己的岁月和血汗在大地上写就的诗得到了圆满,丰收的田野就是最美的画卷!
如今,机械替代了人工。麦收季节,已经没有过去的繁忙和漫长,但那些古诗词中的麦收场景依然在心中回响。它们不仅是对过去的记录,更是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和敬意!

古诗词里收麦忙

□ 杨卫中

诗与远方

体内的长城

□ 林宝礼

我们体内有砖石生长的声响,
当七月来临,我们脊椎挺立,骨骼发烫
围绕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土地
一座新的血肉长城,比钢铁更坚固

南湖的涟漪仍在扩散,
某个黄昏,木桨把霞光
搅成河流的漩涡。
所有的礁石都学会了咬住浪头,
灯塔在暴风雨里牵引着方向。

野蔷薇正用根须修补大地。
你看那些已经愈合的弹孔里,
长满了生命的新芽
每当号角在晨光里响起,
就有一块城砖醒来,
让血脉的流淌朝向曙光。

拥抱盛夏

□ 雷鑫

蝉鸣撕开烈日帷幕
蒲扇清凉,荷花摇曳
两片浮萍被涟漪
推到岸边,悄然分离
奔跑的孩童把三十九度的暑气
寄存在老槐树枝头的蝉蜕里

赤脚踏进溪流
阳光依旧浓烈
雷雨突至时,屋檐垂落珠帘
晚霞染红天际,火烧云在游荡
萤火虫提着灯笼,点亮草丛
茉莉在月夜舒展柔瓣
蛙鸣铺满池塘
拥抱一个炽热的盛夏

父亲摔跤

□ 周光林

摔跤,多么常见的事
好比儿时的下雨天
泥地酥心糖似地
在浸泡中软化
我雀跃着迈步
一下排进父母的疼痛

谁也没料到,摔跤会转移
那次和父亲收工回家,一路坦途
父亲,竟在转弯的瞬间
和自行车一块亲吻路面
那倒地的声响
盖过石匠父亲工地上的吆喝

当初父亲的紧张,疼痛到我身上
多想替父亲摔这一跤,因为我是
他心中一辈子的孩,结果
他的摔倒,击毁石像般坚不可摧的形象
满地的碎片,落进我的心底
时常划伤我爱怜的情肠

人在旅途

诗意栖居的“灵泉妙境”

□ 李未

是日,正值初夏,偶得机会,在卫都朝歌与一诗诗人“相约古灵山,寻梦封神地”,流连于女娲宫群,寻觅于天宫神域,感受着人神对话的魅力……
我非文人,纯粹凡人,虽也漫步神地,亦欲捕捉神奇,却未及神韵,毕竟是神乡神境,难得要领,坐上大巴,便昏昏欲睡……恍惚间,仿佛被闪送进神话的梦境——古灵山深处一个被赋予诗意美名的民宿群落“灵泉妙境”。
“灵泉妙境”,位于凉水泉村,由一群沿山泉走势错落排布的民宿构成,位列“全国民宿发展十大典型模式”之一。原来“灵泉”乃灵山之泉,“妙境”乃神奇之境,而妙境之“妙”,则是这里70余栋经过精心打造、形式各异的灰瓦石屋,似在山间步道串起的竹海里自然天成……
有关建筑,我自然有心探究,目光很快聚焦在这群民居建筑上。可能是职业使然,每次融入特色建筑的世界里,我就会“犯迷糊”,呈圈图状,这是一种沉浸式的陶醉!
我不愿放过这里每一栋令人倾心的特色建筑,哪怕它看上去没那么规整,甚至还有点破碎。我知道,“灵泉妙境”拥有的石光院子、花田木屋、星空果岭、悬崖竹屋、多堡屋五种风格民宿,短时间内不可能一打卡,但顺着山道,我还是尽量点卯,尽力品读。
初夏的夕阳仍具穿透力,透过枝叶的缝隙撒在山道上,微风摇曳,能闻到淡淡花香,能听到虫儿低鸣,整个“灵泉妙境”都沉浸在宁静的氛围中,此刻游石光院子,正应时景景。
漫步在石光院子系列的半闲山居、世外桃源、山水静舍和九溪南山等院落,静静地品味石头屋将传统

建筑风格与现代装饰风格融为一体的更新手法和特别创意。眼前的石光院子系列,房屋均采用“一脊两坡”的建筑形式,两层墙体均用凿工整齐的石块砌成,室内外地坪均为石头铺就。我越看越入神,越看越走心,又懵圈了。的确,这类石砌四合院,文化底蕴深厚,历史传承独有,庄重里藏着优雅,意境中显出格局。
特别是面对“猪舍茶吧”的招牌既好奇又好笑,怎么也想不到,这些过去破旧简陋的牛棚、羊圈和猪舍,经过“人性化”改造,居然“变身”为紧跟时代潮流的茶吧、咖啡馆和西餐厅,令人刮目相看,我能不懵圈吗?
我走出“灵泉妙境”,若有所思,忽然联想到南怀瑾的诗句:“三千年读史,不外功名利禄;九万里悟道,终归诗酒田园”。当下的人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待久了,渴望寻一处静谧之地,逃离喧嚣,与自然相拥,放飞自我,“灵泉妙境”颇具“诗酒田园”风格,算得上诗意栖居的理想之地,但美中不足,眼前的妙境,似略感仙气有余,人气不足,缺点烟火气……当然,这种走马观花式的游览,对历史悠久,文化积淀深厚的妙境,也没来得及细品。如果一诗诗人能坐在石屋里,仰望星空,品一壶留香隽永的活泉煮云雾茶,或许建筑的美感与诗人的灵感会碰撞出诱人的火花,流淌出美妙的诗篇……
这次与诗人同游“灵泉妙境”是集体活动,必须统一行动,即使流连忘返也只能寄情于此。毋庸置疑,我定会再来,懵圈一次,栖居两日,慢行静思,深度感受建筑的魅力,享受妙境的诗意,因为到了这里便不必再去寻求诗和远方……

□ 钱瑞

那一朵朵娇嫩的紫色喇叭花,花瓣纷纷扑扑直往下掉,仿佛是花仙子们在急切地奔赴一场与大地的盛会,弥漫在空气中湿热的“腥”味,随着呼吸游走身在身体的各个角落。不一会儿,满地的紫色映入了躲雨众人的眼帘,这一地的蓝花楹,像极了在地上铺起了毯子。
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娃指着地上,仰起稚嫩的小脸,抬头看着妈妈,奶声奶气地说:“妈妈,你看,花仙子知道她太高了,我够不到,她到地上来看我啦!”说完,便抱着小手,欢快地转着圈,像一只灵动的小天使,开心地手舞足蹈地扑到妈妈怀里。妈妈笑着回应说:“是啊!花仙子飘下来就为了和你拍照来啦。”说完,她轻轻拾起一小朵蓝花楹,放到女孩小小的手心。女孩开心极了,小心翼翼地捏捏它,转过头去看着妈妈,眼中满是好奇与喜爱。此刻,乌云也不忍如此美景在时光中流逝,悄悄地飘走了,太阳着急地从云缝中睁开一条小缝似的眼睛,露出刺眼的光芒。
原来生活中的美好都藏在这不经意间的时间褶皱里,只要用心探寻,就能看到一个生机盎然的世界。

生活随笔

独属于蓝花楹的美

蓝花楹又如约绽放。远远看去,满眼皆是那浓郁得化不开的紫色,仿佛整个城市都被这一片梦幻的紫所笼罩。
天空湛蓝如洗,万里无云,仰起头望去,宛如一块纯净的宝石,蓝花楹花瓣轻盈飘落,又细又长,恰似一个个精致的小喇叭,在微风中奏响着大自然的美妙乐章。手中的相机仿佛有了自己的想法,蠢蠢欲动,想要定格这每一帧的美好瞬间。
三三两两的人群聚集在树下,年轻的姑娘们或着典雅的汉服,或着飘逸的长裙。她们或坐、或卧、或小心翼翼地爬树、或兴致勃勃地爬树,只为了能与这美丽的蓝花楹留下短暂而又珍贵的一幕。
此时的天气闷热得如同蒸笼,鲜有微风吹过,细细密密的汗珠从人们的额头渗出,一点一点浸湿了衣衫。只见一个小姑娘登上梯子,踮着脚尖,用力地把脸凑到蓝花楹旁边,对着同伴大喊:“擦不住了,抓拍,快抓拍呀!”惹来众人哈哈大笑起来,笑声和着蓝花楹的美,飘向远方。
很快天色变得越来越暗,天空发出“轰隆”的闷响,豆大的雨点大滴大滴地砸落下来,无情地击打着